栖霞百姓

● 第 12 期 ● 2011 年 10 月 6 日

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.ip@gmail.com 发电子邮件，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。突破网络封锁，访问明慧网 www.minghui.org 了解更多真相！

奇闻轶事

鬼门关上走两趟 知错能改得福报

【明慧网】我是一名国家机关公务员，今年五十八岁，家住东北一中等城市。因多年受共产邪党无神论误导，所以形成很多固执的观念。认为共产党说的都是对的，也养成了得理不饶人的暴脾气，这些年造了不少业。

我老伴和我同岁，年近花甲，她身体非常健康，精神头十足，不管到哪，为人口碑都很好，因为她是修炼法轮功的。老伴得法后也让我修，我因受邪党无神论的影响很深，没有修。一九九九年“七二零”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，由于我不听老伴讲真相，我也随波逐流，甚至骂大法、骂大法师父。现在我很后悔，深知自己犯大错了，请神佛原谅我的无知，给我改过的机会。

当年我看到老伴修炼大法后，没吃一片药，没打过一次针，全身的病都没有了。我心里不服气儿。她早上四点起来炼功，我就每天四点出去走步，每天要走二十里，十多年下来，从表面看身体不错，但也是小病不断。

二零一零年八月，我和老伴一起回老家探亲，当晚八点我突然发病，腹部剧烈疼痛，全身动弹不得，被紧急送当地医院抢救，输液、消炎、下胃管减腹压、胃压、输氧、下导尿管。第二天生命体征稍有平稳，医生初诊为胃穿孔。这时老伴在我耳边告诉我：心里默念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大法师父就能救你。从此后我每天都诚心默念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”说来真灵，我一念，身体就不那么难受了。第五天，老伴要求说转院。医生护士都很不高兴，并且没让我们带已花到钱的氧气管和胃管、尿袋等设施。就这样由我儿子开车，老伴陪我一路念着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回到本市。

到本市医院全面检查后，医生说我腹腔全是炎症，且大小肠粘成一团，无法确诊，要想对症治疗只有剖腹检查，别无选择。检查后发现是：降结肠穿孔伴有鹅蛋大小的恶性肿瘤，且和脾和肌肉组织粘连在一起，大小肠粘连成团还严重水肿，无法做肿瘤剥离切除手术，只能把粘连的肠子游离开，用生理盐水将腹腔异物洗净，然后在患者肚皮上造一瘘口，把没有病的大肠牵出来，不至于污染下边。这样能够延长生命。老伴和儿子问医生这个瘘口以后还能不能送回去？医生反问说：你们以为还有第二次手术机会吗？言外之意，我的生命没有多长时间了。

我术后恢复很不好，点滴和脂肪乳都不吸收，整个身体象一个装满水的大热水袋。第五天更加严重，呼吸困难，腹部已有积液，连续两天夜间打强心剂和利尿针，不见明显好转。第六天转至省城肿瘤医院，由医院一名有名望的专家救援接诊。当时由于刀口没有愈合、还露着肠子、整个身体水肿，医生看完刀口说，你这人命真大，一般人可能活不过来。你现在身体不能做手术，需调理身体，然后化疗。四个疗程后再做手术。医生对我老伴和儿子说：患者在化疗期间病情会不会发展，会不会转移都是未知数，先化疗看看吧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

从转入肿瘤医院后，由于我不断的了解大法真相，天天念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身体恢复很快，刀口愈合得很好。化疗过程也没有太大的不良反应，四个疗程后又做全面检查，科主任说：你对化疗药物很敏感，效果很好，你很幸运！你可以做第二次手术了。

就这样我又有幸的做了第二次肿瘤切除手术。是大法师父护佑，给我创造了第二次手术的机会，也让我遇上了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。手术非常成功，现在我在术后的治疗中，身体恢复很快，和正常人一样了。

我衷心希望所有的善良人都能明真相，不再受邪党无神论的欺骗！我五个月内在鬼门关上走了两趟，地狱阎王都不敢要，就是知错能改得了福报！◇

文/大陆法轮功学员家属

山东栖霞市唐家泊镇教师李爱华遭迫害经历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，大法师父被诬蔑，法轮功学员为了捍卫修炼的权利和师父的尊严，十二年来不畏生死的上访澄清事实、讲明真相，但都没能摆脱中共的残酷迫害和非人折磨。

山东栖霞市法轮功学员李爱华原是一名中学教师，自一九九九年多次遭中共迫害，二零零一年被迫流亡在外，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判刑九年零六个月。以下是李爱华自述历经的悲惨遭遇：

我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，即受到邪党强加的各种迫害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那时我是唐家泊镇中学一名教师，因参与了七月二十二日的栖霞市政府的集体上访，引起唐家镇政府及教委的注意，之后每逢敏感日或上边下达某种指令，我便会被单独或和几个法轮功学员一起被非法关押。

我在派出所镇政府等地反复多次被迫害。由派出所人员或政府公务员严格看管，限制人身自由，并进行所谓的“转化教育”，实为洗脑迫害。

一九九九年冬学校放寒假，我同另一法轮功学员欲进京上访，证实法轮大法好，在桃村火车站被公安扣留，遣

送至唐家泊派出所。被污蔑以破坏社会治安，关了十五天拘留，我身上带的八百多元钱和另一学员身上带的钱都被扣留，一手办理这件事的干警是季善刚，时任副所长，当时镇政府的政工书记是林京福，是背后指使者。

之后学校对我的管制变本加厉，每逢节假日，镇政府便对教委和学校施压，令教委和学校的教师对我轮流看管，限制自由，说是防止我去北京上访，并说如果我还上北京，教委主任校长及负责看管我的教师便会因受我牵连而被辞职。因此多个学校都不愿要我，教委主任说要叫我一年换一个地方，哪里远去哪里，直到我屈服为止。我的工资也不象其他教师那样及时发放，总是扣压一部份。

二零零一年，我在唐家泊镇一所乡村小学任职期间，政府及教委决定要将我送到栖霞的邪恶“六一零”基地对我进行强化洗脑。我知道那里同看守所差不多少，我便乘其不备，从政府大院走了，之后便开始了大约一年半左右的流离失所生活，直至被恶警非法抓走。

在这期间，我不敢回家，因派出所经常到我家里找我，并派村里人监视我家，我只能偶尔在夜里回家，向家里要点生活费，我不仅无法为家里二老分担农务，还花掉了家里一万多元钱，用于生活等方面。这段时间我参与了不少印制、传送、散发真相资料的事，但几次遭遇恶警，屡次遭到迫害，先后共有三辆摩托车落入恶警手中，出事时，一台手提电脑、一台复印机、五千多元钱都落入以牟中华、唐功铭为首的恶警手中（后来我去向唐功铭要钱，他拒不承认有那五千元钱）。

二零零二年，我被恶警绑架，先被送到邪恶的“六一零”基地迫害十二天，期间连续三天三夜不让睡觉，那里的看管人员十分凶恶，一不服从其命令便会拳脚相加，那里的首恶是牟中华。后又被送入看守所，给罗织罪名枉判有期徒刑九年零六个月。我在看守所里度过了十分艰苦的十个多月，在此期间恶警利用凶恶的刑事犯逼迫我进行长时间的奴役劳动，每天只允许睡不足六个小时的觉，吃的是菜汤，里面只有很少的油，所以不得不花高价钱买看守所的方便面、咸菜等东西，那段黑暗的历史，不堪回首。我在那里被折磨得身体非常虚弱，有气无力，且精神恍惚。后被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。

在监狱期间，年迈的父母无依无靠，身体上的劳累加上精神上的压力、摧残，使他们过早地衰老。母亲没等到我回家就含恨去世，至死也没有闭上眼。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，父亲在我回家一年后也走了，那年我三十四岁，无依无靠，孤苦伶仃。

出狱后我由教师变成了无业游民，原来学校扣我的四五千元钱至今也无法要回，所以我现在只是靠打工维生。

由于邪党无端的迫害，使我和家人受到的苦难是不堪回首、难以尽述的。◇

遗传学博士：一定会看法轮功的书

（明慧记者肖妍加拿大蒙特利尔报导）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，天气格外晴朗，加拿大蒙特利尔唐人街人潮如流，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在中山公园摆展板、炼功。宁静祥和的炼功场面吸引许多人驻足观看，加拿大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生物遗传学博士艾哈迈德（Ahmed）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艾哈迈德介绍说，他从事生物遗传学研究十多年，在科学研究中，越研究越发现科学的局限性，他感到人类科学很有限，希望探索一个超越人类有限知识的更高的东西，但一直没有找到。他今天在这里感受到有一种超常的东西存在。

出于职业习惯，艾哈迈德对人的生命与健康尤为关注，他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中了解到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有特殊的效果，引起他极大的兴趣，他感到这可能就是探索生命奥秘的关键所在。

艾哈迈德问法轮功学员：“为什么炼法轮功能在极短的时间达到祛病健身，这背后有什么伟大的力量产生的奇效呢？”法轮功学员回答说：“这个伟大的力量就是普世的价值‘真、善、忍’这个宇宙的特性。当一个人能够按照‘真、善、忍’去做的时候不就是在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，有病不就是有不好的东西，不正确的东西存在的结果吗？当人能符合这个宇宙特性的时候，不就和宇宙相通了吗？人体不就是这个大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了吗？”

艾哈迈德说：“人体是个小宇宙，这是个非常深刻的认识。你们所讲的东西是我研究十多年才能知道一点点的，你们却能讲得那么清楚，法轮功的书一定是不平凡的书，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伟人。”

艾哈迈德一直驻留了四个多小时，静静地观察法轮功学员炼功，之后与多位法轮功学员交谈，提出许多问题与法轮功学员探讨，并了解如何炼法轮功，最后表示回去一定会看法轮功的书。

由一实例看所谓“1400”例的由来

【明慧网】中共江泽民集团一九九九年开始迫害法轮功时，曾利用其一言堂的媒体抛出所谓的“1400 例”，后来又升级为“1700 例”。有一件实事，曾在我们居民区一户人家里发生过，让我们看到，这些例子都是怎么来的。

那户人家的主人是一位三十左右的男子名叫梁辉。他父亲早年因氯气中毒，不幸亡故。他的母亲便始终和儿子、媳妇生活在一起。据梁辉的邻居讲，他的母亲与儿媳感情不睦，加上身体又多病，曾向人透漏过活着没意思而轻生的念头。后来，梁辉的母亲于晚间迷上跳“老人舞”，其间结识了一位老年男性，就想再嫁，但遭到梁辉与妻子的强烈反对。与儿子、儿媳吵架后，本来郁闷的她，因一时想不开，就从阳台跳下身亡了。

当时中共为污蔑法轮功正不遗余力地积极收罗有关所谓“罪证”。于是，当地派出所和市、区电视台的记者便来到梁辉家中，劝说梁辉只要承认自己母亲是法轮功的所谓“痴迷者”，梁辉就可得到五百元的采访费。好在梁辉并不贪那五百元的好处，就对派出所和媒体采访者说：“我爸死的够惨的了！我妈也死的惨！请你们别再弄这些不挨边儿的事打扰我们了！我妈根本就没炼过法轮功。我不缺你们的五百块钱！”派出所和电视台的人一看达不成采访的协定，就灰溜溜地走了。

象这样的“实例”在中国不知被“采访”多次，而有的家庭可能禁不住利益诱惑，就昧着良心被套住了，荒唐的制造出所谓的“实例”，造谣欺骗民众，煽动仇恨，而最终害人害己。